

雪中铃

第一章 黑雨启

黑雨初歇，予醒于蜈蚣坡北。断柯横涧，瘴雾吞峰，四野阒寂若太古。腐殖之气先醒，挟千年败叶叠葬复掘之息，自指隙渗入骨髓。十指陷淤，状若蕨根吮地脉，苍白如死，而暗汲黄泉之忆。

腰间铜铃忽颤，其声浊若衔枚。审视之，见“良知”二字蚀于铜锈，裂纹纵横若涸涸。指抚其文，忽忆幼时师言：“铜铁易锈，心印难蚀。”今铃尚在，而铸者谁耶？

予竟不识己为谁。

然坡下三坟新垒，土犹腥湿。一耆老、一童仆、一默者，皆吾手瘞——甲缝凝霜土，掌横血槽可证。顾彼容貌死因，乃至瘞之故，尽付渺茫。岂知铜铃即心印，锈蚀如我渡忘川？

雾中忽现蓑衣人，敝服下现枷痕若兽啮。其掘土时，腕骨嶙峋似剑，忽仰目相视，瞳中映残炬：“汝至矣。”语方出，雨骤歇，而青铜古树冰裂声彻谷。

“葬人者自葬，觉否？”其人掷锒而笑，声若碎玉，“昔朱熹格竹，今予格尸，皆求死理耳。”

予大恸，指坟茔欲语，忽见掌心血槽竟生蕨芽。雾散处，残阳如血，照见三碑无字，唯一碑阴刻苗文：“葬昨者，永固今。”

是时顿悟：非为葬人，实觅己尸耳。而此身朽否？铃忽旋，蕨种飞焰中，现诏狱铁窗雪景——三年前，原是我亲手将此铃掷入囚车。

第二章 雾中的名字

雨初歇，湿气凝而未散，蜈蚣坡上青灰之雾渐起，如游魂徘徊于林隙。枯枝垂露，坠地无声，而腐土之气隐隐浮动，似有无名之怨蕴于其中。

彼男子自号“驿丞”者，立于新冢之侧，形容瘦削，眉目间似有阴翳。其袖中探出粗麻布一方，色如陈年骨殖，乃徐徐拭其铁锹。刃上泥垢虽去，而血色暗沉，竟不知是新沾雨露，抑或旧染猩红。其指节嶙峋，动作极缓，若恐惊扰冢中长眠之客。余观之，忽忆及苗疆老巫拭祭器之态——彼辈素言：“物之灵久于人魂，器若蒙尘，则怨气凝结。”思及此，背脊陡生寒意。

余以足尖轻点坟土，腐殖之下竟传空洞回响，如幽泉呜咽。“识得此中亡者否？”余问。

驿丞摇首，其腕间旧伤横亘，于晨光中泛紫，似毒蛇啮痕，又似枷锁磨迹。“然知其死状。”其声沙哑，如枯叶摩挲碑石。

“何以死？”余追问。

“未携雨具耳。”

初闻似戏言，然察其双目，静若深潭止水，寒气森然。

第三章 铜铃的饥饿

铜铃复作鸣响，其声不复腰间震颤，竟自喉间渗出，如鲛在喉。锈蚀铜绿若活物般循血脉游走，所过之处，肌肤泛起青灰之色。余每欲言语，辄闻铜铃轻颤，似有万千细足在皮下爬行，啃噬记忆如蠹鱼蚀简。

驿丞蹲踞篝火旁，煮一釜所谓粥食。野芹枯黄，糙米陈腐，于沸水中翻腾起浊沫，散发出霉湿之气。其手持断竹为箸，搅动时竹节刮擦釜底，其声如钝刀刮骨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火光映照下，其面容阴晴不定，眸中似有鬼火明灭。

“汝之铃，”彼忽开口，声若枯枝折断，“乃旧年故物。”

余急按喉间铜铃，顿觉铜锈腥气在口中炸裂，舌根泛起铁锈滋味。“荒谬！”

“三载前，”驿丞舀起一勺浊粥，热气蒸腾如冤魂吐息，“有苗女夜盗太医院，适逢缇骑押解死囚。”其腕间旧伤在火光下泛着紫黑之色，细观之，分明是铁链经年累月磨出的沟壑，深可见骨。

“那囚犯……”

“廷杖三记，肋骨尽折。”彼将粥碗递来，浊汤中浮沉着几茎枯芹，“较之诏狱馊食，此犹胜三分。”

余凝视铜铃，见其表面蚩尤纹路间渗出血丝。驿丞腕伤忽渗黑血，滴落尘土竟化作数只赤蚁，疾走而去。夜风过处，远处传来铁链拖曳之声，似有若无。

第四章 坟前的蕨

三日，新冢之上，忽见蕨芽破土而出。其色青嫩，蜷曲如婴儿之拳，叶脉间犹带夜露，映晨光而微微颤动。驿丞跪坐坟前，以指甲掐断一茎，碧色汁液自断处渗出，沾染其指，竟隐隐泛着幽光，似有灵性。

“汝可信人死化草之说？”彼忽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如自地底传来。

余忆及苗疆故老所言，谓枉死之人，魂灵不散，往往化为食肉之藤，缠绕过客。“不信。”余答。

“吾则深信。”驿丞将蕨芽含入口中，细细咀嚼，唇齿间绿汁蜿蜒而下，“昔在诏狱，曾见一书生受杖而亡。其血渗入青砖缝隙，翌日，砖缝间竟生毒蕈，其色如血。”

言未毕，余忽觉一阵眩晕，腰间铜铃无风自动，剧烈震颤。细观之，锈蚀裂纹间竟渗出暗红液体，黏稠似凝

血。驿丞抬首视余，嘴角犹带蕨汁之绿：“今可忆起？汝所葬者，非他人也。”

余心神俱震，蓦然醒悟：“乃吾自身。”

暮色渐沉，铜铃之声渐止，而冢上蕨芽愈盛，新叶舒展，似欲攫人。驿丞指尖绿痕未消，而余喉间铜锈之气愈浓，竟与坟土腥气混作一处，再难分辨。

第五章 黑雨再临

日暮时分，天光骤暗。雨落如丝，其质黏腻，触肤若蛛网缠身，寒意浸骨。驿丞独立坡顶，蓑衣翻飞，露出内里衣衫——初看似官服褪色，细观之，实乃血迹斑驳之囚衣，暗红如锈。

“初见汝时，”其声混于雨声，飘忽不定，“便知是索债而来。”

铜铃忽挣脱束缚，飞入其掌。雨洗斑驳锈迹，露出底下铭文：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，笔划如刀，寒光凛冽。

雷光乍现，照见冢前墓碑——无名无姓，唯有苗文咒语深刻：“埋葬昨日者，永世不得解脱”，字迹蜿蜒如蛇。

雨幕渐密，驿丞身形淡若轻烟。而吾颈间银项圈骤沉，重若千钧，似有无数亡魂附坠其上。雨声呜咽，铜铃寂然，唯有咒文在碑上隐隐泛光，与项圈相映，皆为囚心之枷。

第六章 瘴气与笑话

龙场之瘴，晨时最盛。乳白雾气如冤魂素帛，缠绕口鼻，令人气息凝滞。驿丞独于此时说笑，其声穿雾而来，嘶哑若虫鸣。

“知黔地蚯蚓何以独长乎？”彼蹲踞菜畦，以指掘湿土，现出粉红蠕虫一截，“盖欲穿山越岭，赴京告于陛下：‘律法至此，尚不若一虫耳。’”

本应发笑，然喉间忽涌铁锈之气。视腰间铜铃，其纹愈裂，暗红斑驳若凝血痂。

“无趣耶？”驿丞仰首，蓑衣泥渍斑斑，“另说一典——昔有痴人被贬蛮荒，见此地虫豸，竟比圣贤书更通天道。”

余骤攫湿土掷其面：“病骨支离，何故作笑？”

泥土自其颊滑落，彼安然若素：“盖因咳嗽之声，较之跪拜，更近天地呼吸。”

瘴雾弥散，蚯蚓入土不见。铜铃微颤，其声暗哑，似应和远方雷鸣。驿丞咳声断续，竟与地脉颤动同频。湿土气息、铜锈腥气、药渣苦气，皆混入晨雾，再难分辨。

第七章 童尿与圣贤

晨起，童子溺裤，年方韶髫，裤管淋漓，面颊若朱。驿丞见状拊掌而笑，遽解青袍裹之，曰：“善哉！童子溺乃辟瘴良方，尔此溺可活阖驿性命。”其声朗朗，穿林越壑。

及夜，残月窥窗，见其挑灯补袍。银针穿梭，线迹蜿蜒若百足虫行。余问：“待众人皆以赤心，虽溺床竖子亦不忍呵？”

驿丞啮断丝缕，目注灯花：“知其溺裤之由否？”

“岂惧山魃邪？”

“惧步冢中三人后尘耳。”其指摩挲补处，布纹间犹渗溺痕，“伊父为驿卒，去岁驰递公文，冻毙风雪，半躯为豺所噬。”

铜铃骤暗，万籁俱寂。惟闻漏滴声声，竟较往昔铮鸣更催人肝肠。

第八章 最后的粥

隆冬时节，朔风怒号，大雪封山。驿丞于破败灶台前烹煮最后一釜粥。釜中粟米稀疏可数，米粒在沸水中上下沉浮。彼却从容投以野芹一束，毒蕈两朵（沸久则毒性尽消），又添自鼠穴夺来野栗三颗。釜中物事翻滚不息，浊浪排空，白雾升腾，将破败驿站笼罩其中。

“此中道理，岂非暗合朱子格物之说？”其执半截焦黑木箸徐徐搅动，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“天地造化，终归一釜糊涂。”

余注视其皴裂十指，见甲缝间渗着暗红血丝：“若吾...实乃奉命取汝性命之人？”

“当趁吾格竹穷理之时下手。”其舀起半勺粥羹轻吹，白气氤氲间眉目模糊，“彼时神游物外，纵死亦不失为糊涂鬼。”

窗外风雪愈急，檐下青铜树渐结冰凌，铮铮然如冰弦骤断，其声凄厉。积雪压枝，时有枝桠断裂之声传来。

“请君品鉴。”其将粗陶碗推至案前，碗沿犹带裂痕，“此粥入腹，前尘往事，当如明镜。”

第九章 铜铃花开

铜铃轰然迸裂，其声穿云裂石。斑驳铜锈簌簌剥落，内里银光乍现，皎若秋霜。细观之，铃中竟无铜舌，唯存一粒干瘪蕨实，此刻忽绽新芽，嫩叶舒展如碧玉雕琢。

王守仁——不复驿丞之貌——独立风雪之中，唇边朱红点点。其身着囚衣已褪尽本色，化作蝉翼般的空壳，在朔风中飘摇不定，似欲乘风归去。

“原来非是苗疆巫医。”他以指拭血，指尖在苍白的唇上留下一道殷红，“竟是当年刑部门前，为死囚送水的那个小药童。”

记忆如决堤之水奔涌而至。三载之前，锦衣卫押解囚车经过刑部衙门，一垂髫童子冲破人群，将铜铃掷入槛车之中。那铃铛滚落血污，其声暗哑。

“大人！”我双膝没入积雪，手中银铃忽生异变，无数蕨类孢子如烟似雾，在寒风中流转，“可还记得这枚铃铛？”

守仁闻言大笑，笑声未竟便化作剧咳，身形佝偻如弓。咳声震落枯枝积雪，惊起寒鸦数只：“如今... 咳咳... 该刻‘行’字了..... 既已‘知’之... 咳咳... 花开满枝.....”

第十章 未完成的埋葬

吾终未言吏目怀中密信所载之事，亦未道破那“冻毙少年”实乃刘瑾暗遣之刺客。此二事如鲠在喉，终化作雪中一声叹息。

积雪渐厚，没至膝处。指尖触及他腕间旧伤，皮下骨茬突起如刃，触之生寒。此乃三年前廷杖所断之骨，至今未愈，每逢阴雨便隐隐作痛。

“汝知乎？”其忽掬雪覆面，寒霜染眉，须发皆白。“昔在诏狱，鼠辈夜夜啮吾伤口时，吾竟顿悟圣贤真谛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吾握紧铜铃，锈屑簌簌而落。

“所谓圣贤之道，”雪水顺颊而下，混入血色，滴落雪地如红梅绽放，“不过教人骨肉遭噬之际，犹能含笑为鼠辈歌一曲《阳春》。”

铜铃忽作清鸣，其声穿雪而来，至此方得明晰。余音袅袅，与远处狼嚎相应和。